

創世記

——陶匠的臨摹記鄭永國2013個展

文・圖／沈冬青（臺大中文所畢）



凸字瓶系列 40*13*46cm

有一個禮拜天，永國在教會裡看見一位生分面孔的弟兄，就過去招呼。這位弟兄很幽默地自我介紹：「我和耶穌同行」，原來他是做木工裝潢的；當下永國就回應他：「啊—不好意思，我呢，是和上帝同行。」雖是開玩笑的口氣，但是聖經寫著：「我們像泥土，你像陶匠；我們都是你親手造的。」自從2005年永國受洗以來，「和上帝同行」對他的確造成影響，也衝擊

到他的創作。

《創世記》希伯來聖經以「起初」為名，載明上帝是創造的源頭。所謂「創造」，意即無中生有，有那樣本事的，除了超越人存在的神莫屬。看祂的創造何等輕鬆：「神說……事就這樣成了」，創造是具有節奏的：「各從其類」，創造需要觀賞的美感：「神看著是好的」，天上的陶匠如此這般親手打造萬物，地上的陶匠要如何

模仿呢？

去年3月收到新竹縣文化局的公文，正式敲定今年的個展。第一次記錄永國個展是在1995年，我還印象深刻，那距離永國以陶為生至少已有8、9年，我把他已然走過的創作路程簡要地概括成幾個小段，下了一個標題為「一個陶藝創作者的誕生」，心裡真是有感於「誕生」的涵意。接下來近20年中，出乎親友意外的，永國依然在做陶；而出乎我意外的則是，誕生後的陶藝家創作之路，竟然不是更上一層樓，反而常常聽到他在喃喃自語：「這樣上釉的方法根本無法表現這個作品！」「這個土不對，究竟要用什麼土？」「為什麼好像又回到陶藝123的地步？」每次燒窯總是滿懷期待，而每次開窯也總是滿心懊惱！為什麼手上的泥土都不聽陶匠的話呢？

這次個展主題是什麼？沒有做出來，永國自己也不知道。1995年以拉坯完成的《女人瓶》，述說的是「拉坯是陶者最經濟的美學」；擺脫拉坯成形，邁向成長的改變，2001年《蕉葉構成》算是創作的分水嶺；把養成自己的元素放進作品中，2008年《封存的記憶》使用地景空間傳達對考古的記憶——雖然不是那麼頻繁的個展，似乎也中規中矩地記錄一個陶匠的創作階段。

從去年3月起，永國陷入一場苦戰。溫度顯示器錯誤、素燒坯體無法上釉，筆記上隨處看見：「燒壞」、「裂開」、「炸掉」、「沒有進度」的字眼，生活在身邊的我更能感受到他處在無助之時：陶藝、身體和財務。就在這樣的景況中，讓我驚訝而緊張的是他竟然在做花瓣、葉子、種子……

我知道永國喜愛植物，一如我是靠文字辨識這個世界，他是靠植物。但是要模仿大自然的創造，就算是和上帝同行，也不要那麼自不量力。也許有人認為以自然為師是天經地義的事，藝術家本來就是從大自然得到靈感，Leonard Bernstein說得篤定：“Only artists can explain magic; only



植物化石 45*17*54cm

art can substitute for nature.”然而永國是受人類學訓練的，親身參與觀察，勢必先於一切。他的美學也是建立在一尺一寸從觀察和感受而來的經驗，不是教科書或別人的。比平時更流連在庭園綠叢中，為路邊的花草停車駐足，到花店買平時捨不得的切花，甚至仔細研究菜市場買回來菜葉的紋路，這是他的創作——從臨摹開始。我想真是回到陶藝123的地步了！

果然觀察模仿的後果是：為什麼做不像？為什麼我要做這朵花？於是從象形轉向抽象，永國在123的路上笨拙地前進，每天要說服自己才能繼續下去。一段時間後，我發現他又回到「瓶」的路線，只是這次不靠拉坯，並且在瓶上作畫。雖然過去永國也在小件的生活陶畫上幾筆，但在大作品上繪畫，是前所未有的。這是冒險的事，一來陶器上作畫要靠釉藥，不像畫家的顏料畫出來是什麼就是什麼；二來繪畫不是他的長項，甚至



陶匠和泥，鄭永國用愛來創作，大器當中流露溫柔。

鄭永國2013陶藝個展

展覽時間：10月23日～11月17日

展覽地點：新竹縣文化局美術館A5展覽室

是他的弱點。在高中時期，有兩個故事。高一美術課畫的是西畫，有一次彷彿發現混合顏料的神奇，按著感動他調色，盡情揮灑，老師不時走到他的身後觀看，更引發他高昂的興致。學期末，老師在黑板上掛了10幅作品，他的圖赫然在其中，忍不住向鄰座同學炫耀：「那是我的畫！」接著老師宣布那是全校十大爛畫。高二由另一位美術老師教國畫，畫的是芥子園畫譜，描摹菊花的當下，也是突然發現筆觸的趣味，拿著毛筆勾勒一瓣瓣的菊花，好不痛快。這次是鄰座同學好心地發預言：「你完了。最好不要交這張！」交出去的結果是，學期末美術不及格。我喜歡這兩個故事，因為其中的對比和衝突性。但是現在，

鄭永國小檔案

<http://yungkuo.blogspot.tw/>

- 1981 進入邱煥堂工作室習陶，畢業於臺大考古人類學系
- 1989 遷居峨眉蓋工作室
- 1995 第1屆臺南市美展陶藝部，首獎，影瓶
- 1996 第51屆全省美展工藝部，銅牌獎，女人瓶
- 2001 第2屆臺北陶藝獎技藝創新獎，臺北縣鶯歌陶博館，蕉葉構成
- 2004 第1屆臺灣國際陶藝雙年展優選，文建會，蕉葉馬

永國作品上的畫，如果按著他的感動，痛快地揮灑，那，會是個什麼局面？

終於作品完成了，我觀看陶器上的花瓣葉片是永國的，是他臨摹來的，也是他的創造。我想到《創世記》裡那位創造的神，祂看永國這地上陶匠所作的，會說：「看哪，都非常好」嗎？
(2013.8.15) 圖